

文學改良的「八不主義」

● 胡 適

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；記者末學不文，何足以言此！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，輔以友朋辯論，其結果所得，頗不無討論之價值。因綜括所懷見解，列爲八事，分別言之，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。吾以爲今日而言文學改良，須從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？

一曰、須言之有物。二曰、不摹倣古人。三曰、須講求文學法。四曰、不作無病之呻吟。五曰、務去爛調套語。六曰、不用典。七曰、不講對仗。八曰、不避俗字俗語。

一曰須言之有物

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，在於言之無物。今人徒知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」；而不知言之無物，又何用文爲乎？吾所謂「物」，非古人所謂「文以載道」之說也，吾所謂「物」，約有二事：

一、情 感

詩序曰：「情動於中而形諸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，故詠歌之，詠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此吾所謂情感

也。情感者，文學之靈魂。文學而無情感，如人之無魂，木偶而已，行尸走肉而已。（今人所謂『美感』者，亦情感之一也。）

二、思 想

吾所謂「思想」，蓋兼見地、識力、理想三者而言之。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，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；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：此莊周之文，淵明、老杜之詩，稼軒之詞，施耐庵之小說，所以發絕千古也。思想之在文學，猶腦筋之在人身。人不能思想，則雖面目姣好，雖能笑啼感覺，亦何足取哉？文學亦猶是耳。

文學無此二物，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，雖有禮麗富厚之外觀，抑亦未矣。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，既無高遠之思想，又無真摯之情感，文學之衰微，此其大因矣。此文勝之害，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。欲救此弊，宜以質救之。質者何？情與思二者而已。

二曰不摹倣古人

文學者，隨時代而變遷者也。一時代有一時

代之文學：周、秦有周、秦之文學，漢、魏有漢、魏之文學，唐、宋、元、明有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文學。此非吾一人之私言，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。即以文論，有尙書之文，有先秦諸子之文，有司馬遷、班固之文，有韓、柳、歐、蘇之文，有語錄之文，有施耐庵、曹雪芹之文；此文之進化也。試更以韻言之：擊壤之歌，五子之歌，一時期也；三百篇之詩，一時期也；屈原、荀卿之騷賦，又一時期也；蘇、李以下，至於魏、晉，又一時期也；江左之詩流爲排比，至唐而律詩大成，此又一時期也；老杜、香山之「寫實」體諸詩，（如杜之石壕吏、羌村，白之新樂府。）又一時期也；詩至唐而極盛，自此以後，詞曲代興，唐、五代及宋初之小令，此詞之一時代也；蘇、柳（永）、辛、姜之詞，又一時代也；至於元之雜劇傳奇，則又一時代矣。凡此諸時代，各因時勢風會而變，各有其特長；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，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。

左氏、史公之文奇矣；然而施耐庵之水滸傳，視左傳、史記，何多讓焉？三都、兩京之賦富矣；然以視唐詩宋詞，則糟粕耳！可見文學因時進

化，不能自止。唐人不當作商、周之詩，宋人不當作相如、子雲之賦，——即令作之，亦必不工，逆天背時，違進化之跡，故不能工也。

既明文學進化之理，然後可言吾所謂『不摹倣古人』之說。今日之中國，當造今日之文學，不必摹倣唐、宋，亦不必摹倣周、秦也。前見『國會開幕詞』，有云：『於鑠國會，邊晦時休』。此在今日而欲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。更觀今之『文學大家』，文則下規姚、舜，上師韓、歐；更上則取法秦、漢、魏、晉，以為太朝以下無文學可言；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，而皆為文學下乘。即令神似古人，亦不過為博物院中添幾許『逼真價鼎』而已，文學云乎哉！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：

「濤園鈔杜句，半歲禿千毫。所得都成淚，相過問秦刀。

萬靈嚙不下，此老仰彌高。胸腹回滋味，徐看薄命騷。」

此大足代表今日『第一流詩人』摹倣古人之心理也。其病根所在，在於以『半歲禿千毫』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，故有『此老仰彌高』之歎。若能洒脫此種奴性，不作古人的詩，而惟作我自己的詩，則決不至如此失敗矣。

吾每謂今日之文學。其足與世界『第一流』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，獨有白話小說（我佛山人，南亭亭長，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）一項。此無他故，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，（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、水滸、石頭記，然非摹倣之作也。）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形，故能成真正文

學。其他學這個、學那個之詩古名家，皆無文學之價值也。今之有志文學者，宜知所從事矣。

三曰須講求文法

今之作文作詩者，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，其例至繁，不便舉之；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為尤甚。夫不講文法，是謂『不通』。此理至明，無待詳論。

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

此殊未易言也。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，其取別號則曰『寒灰』，『無生』，『死灰』；其作為詩文，則對落日而思暮年，對秋風而思零落，春來則惟恐其速去，花發又惟懼其早謝；此亡國之哀音也。老年人為之猶不可，況少年乎！其流弊所至，遂養成一種暮氣，不思奮發有為，服勞報國，但知發牢騷之音，感喟之文；作者將以促其壽年，讀者將亦短其志氣：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。國之多患，吾豈不知之？然病國危時，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？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 (Fichte)，作瑪志尼 (Mazzini)，而不願其為賈生、王粲、屈原、謝朓也。其不能為賈生、王粲、屈原、謝朓，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，尤卑卑不足道矣！

五曰務去爛調套語

今之學者，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，便稱詩人。其所為詩文，處處是陳言爛調。『蹉跎』，『身世』，『寥落』，『飄零』，『塵沙』，

『寒窗』，『斜陽』，『芳草』，『春閨』，『愁魂』，『歸夢』，『鵲啼』，『孤影』，『雁字』，『玉樓』，『錦字』，『殘更』，……之類，繁縷不絕，最可憎厭。其流弊所至，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，貌似而實非之詩文。今試舉吾友胡驥先先生一詞以證之：

『熒熒夜燈如豆，映幢幢孤影，淩亂無據。翡翠衾寒，鴛鴦瓦冷，禁得秋宵幾度？公絃漫語，早丁字簾前，繁霜飛舞。裊裊餘音，片時猶繞柱。」

此詞驟觀之，覺字字句句皆詞也，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。『翡翠衾』，『鴛鴦瓦』，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，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。『丁字簾』，『公絃』，皆套語也。此詞在美國所作，其夜燈決不『熒熒如豆』，其居室尤無『柱』可繞也。至於『繁霜飛舞』，則更不成話矣。誰曾見繁霜之『飛舞』耶？

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，別無他法，惟在人入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，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；但求其不失真，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，即是工夫。其用爛調套語者，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。

六曰不用典

吾所主張八事之中，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，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。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：『所謂典者，亦有廣狹二義。鏡釘額祭，古人早懸為厲禁；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，則非惟文字品格全失，即文字之作用亦亡。……文字最妙

之意味，在用字簡而涵義多。此斷非用典不為功。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詩，並不可寫信，且不可演說。來函滿紙都是「舊雨」，「虛懷」，「治頭治脚」，「舍本逐末」，「洪水猛獸」，「發聲振聵」，「負弩先驅」，「心悅誠服」，「詞壇」，「退避三舍」，「滔天」，「利器」，「鐵證」，……皆典也，試盡扶而去之，代以俚語俚字，將成何說話？其用字之繁簡，猶其細焉。恐一易他詞，雖加倍蕪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处，奈何？……」

此論甚中肯要。今依江君之言，分典為廣狹二義，分論之如下：

一、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。

廣義之典約有五種：

(甲) 古人所設譬喻，其取譬之事物，含有普通意義，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，今人亦可用之。如古人言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，今人雖不讀書者，亦知用「自相矛盾」之喻，然不可謂為用典也。上文所舉例中之「治頭治脚」，「洪水猛獸」，「發聲振聵」……皆此類也。蓋設譬取喻，貴能切當；若能切當，固無古今之別也。若「負弩先驅」，「退避三舍」之類，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，在文人相與之間，或可用之，然終以不用為上。如言「退避」，千里亦可，百里亦可，不必定用「三舍」之典也。

(乙) 成語 成語者，合字成辭，別為意義。其習見之句，通行已久，不妨用之，然今日若能另鑄「成語」，亦無不可也。「利器」，「虛

懷」，「舍本逐末」，……皆屬此類。此非「典」也，乃日用之字耳。

(丙) 引史事 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，不可謂為用典也。如老杜詩云：「未聞殷、周衰，中自誅褒、妲。」此非用典也。近人詩云：「所以曹孟德，猶以漢相終。」此亦非用典也。

(丁) 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為用典也。杜詩云：「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」此乃以古人比今人，非為用典也。又云「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」此亦非用典也。

(戊) 引古人之語 此亦非用典也。吾嘗有句云：「我聞古人言，艱難惟一死。」又云：「嘗試成功自古無，放翁此語未必是。」此乃引語，非用典也。

以上五種為廣義之典，其實非吾所謂典也。

若此者可用不可用。

二、狹義之典，吾所主張不用者也。

吾所謂用「典」者，謂文人詞客不能自己鑄詞造句以寫眼前之景、胸中之意，故借用或不全切、或全不切之故事陳言以代之，以圖含混過去；是謂「用典」。

上述廣義之典，除戊條外，皆為取譬比方之辭；但以彼喻此，而非以彼代此也。狹義之用典，則全為以典代言；自己不能直言之，故用典以言之耳。此吾所謂用典與非用典之別也。狹義之典，亦有工拙之別：其工者偶一用之，未為不可；其拙者則當痛絕之。

(子) 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謂用字簡而涵義多者也。客中無書不能多舉其例，但雜舉一二，以實吾言：

(1) 東坡所藏「仇池石」，王晉卿以詩借觀，意在於奪。東坡不敢不借，先以詩寄之，有句云：「欲留嗟趙弱，甯許負秦曲。傳觀慎勿許，間道歸應速。」此用闕相如返璧之典，何其工切也！

(2) 東坡又有「章質夫送酒六壺，書至而酒不達。」詩云：「豈意青州六從事，化為烏有一先生！」此雖工已近於纖巧矣。

(3) 吾十年前嘗有讀十字軍英雄記一詩云：「豈有酖人羊叔子？焉知微服趙主父？十字軍真兒戲耳，獨此兩人可千古。」以兩典包盡全書，當時頗沾沾自喜。其實此種詩，儘可不作也。

(4) 江亢虎代華僑誅陳英士文有：「未懸太白，先壞長城。世無鉅虜，乃戕趙卿」四句，余極喜之。所用趙宣子一典，甚工切也。

(5) 王國維詠史詩，有「虎狼在堂室，徙戎復何補？神州遂陸沉，百年委榛莽。寄語桓元子，莫罪王夷甫！」此亦可謂使事之工者矣。

上述諸例，皆以典代言，其妙處，終在不失設譬比方之原意；惟為文體所限，故譬喻變而為稱代耳。用典之弊，在於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。若反客為主，使讀者迷於使事用典之繁，而轉忘其所為設譬之事物，則為拙矣。古人雖作百韻長詩，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，（「北征」與白香山「悟真寺詩」皆不用一典。）今人作長

律則非典不能下筆矣。嘗見一詩八十四韻，而用典至百餘事，宜其不能工也。

(丑) 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，大抵皆懶惰之人，不知造詞，故以此為躲懶藏拙之計。惟其不能造詞，故亦不能用典也。總計拙典亦有數類：

(一) 比例泛而不切，可作幾種解釋，無確定之根據。今取王漁洋秋柳一章以證之。「娟娟涼露欲為霜，萬縷千條拂玉塘。浦裏青荷中婦鏡，江干黃竹兒女箱。空憐板渚隋堤水，不見琅琊大道王。若過洛陽風景地，含情重問永豐坊。」此詩中所用諸典，無不可作幾種說法者。

(2) 辭典使人不解。夫文學所以達意抒情也，若必求人人能讀五車書，然後能通其文，則此種文可不作矣。

(3) 刻削古典成語，不合文法。「指兄弟以孔懷，稱在位以曾是。」(章太炎語)是其例也。今人言「為人作嫁」亦不通。

(4) 用典而失其原意，如某君寫山高與天接之狀，而曰「西接祀天傾」是也。

(5) 古事之實有所指，不可移用者，今往往亂用作普通事實。如古人灞橋折柳以送行者，本是一種特別土風。陽關、渭城亦皆實有所指。今之懶人不能狀別離之情，於是雖身在漢、越，亦言灞橋；雖不解陽關、渭城為何物，亦皆言「陽關三疊」、「渭城離歌」。又如張翰因秋風起而思故鄉之尊羹鱸膾；今則雖非吳人，不知尊羹為何味者，亦皆自稱有「尊羹之思」。此則不僅懶不可救，直是自欺欺人耳！凡此種種，皆文人

之「不工」；一受其毒，便不可救。此吾所以有「不用典」之說也。

七曰不講對仗

排偶乃人類言語之一種特性；故雖古代文字，如老子、孔子之文，亦間有駢句。如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；有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。」此三排句也。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」「貧而無詬；富而無驕。」「爾愛其羊；我愛其禮。」此皆排句也。然此皆近於語言之自然，而無牽強刻削之迹，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，聲之平仄，詞之虛實者也。至於後世文學末流，言之無物，乃以文勝；文勝之極，而駢文律詩興焉，而長律興焉。駢文律詩之中非無佳作，然佳作終鮮。所以然者何？豈不以其束縛人之自由過甚之故耶？(長律之中，上下古今，無一首佳作可言也。)今日而言文學改良，當「先立乎其大者」，不當任廢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；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。即不能廢此兩者，亦但當視為文學末技而已，非講求之急務也。

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。不知施耐庵、曹雪芹、吳研人皆文學正宗，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。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却走者矣。

八曰不避俗語俗字

吾惟以施耐庵、曹雪芹、吳研人為文學正宗，故有「不避俗字俗語」之論也。(參看上文第二條下。)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。

自佛書之輸入，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，故以淺近之文譯之，其體已近白話。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用白話為之者，是為語錄體之原始。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，此體遂成講學正體。(明人因之。)當是時，白話已久入韻文，觀唐、宋人白話之詩詞可見也。

及至元時，中國北部已在異族(遼、金、元)之下，三百餘年矣。此三百年中，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。文則有水滸、西遊、三國……之類；戲曲則尤不可勝計。(關漢卿諸人，人各著劇數十種之多。吾國文人著作之富，未有過於此時者也。)

以今世眼光觀之，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；可傳世不朽之作，當以元代為最多；此可無疑也。當是時，中國之學最近言文合一；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，使此趨勢不受阻遏，則中國幾有一「活文學出現」；而但丁、路得之偉業，「歐洲中古時，各國皆有俚語，而以拉丁文為文言。凡著作書籍皆用之，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。其後意大利有但丁(Dante)諸文豪，始以其國俚語著作。諸國踵興，國語亦代起。路得(Luther)創新教，始以德文譯『舊約』『新約』，遂開德文學之先。英、法諸國亦復如是。今世通用之英文『新舊約』乃一六一一年譯本，距今才三百年耳。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，在當日皆為俚語。迨諸文豪興，始以『活文學』代拉丁之死文學；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。」幾發生於神州。

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。政府既於八股取

士，而當時文人如何、李七子之徒，又爭以復古為高，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，遂中道夭折矣。

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，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，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，可斷言也。（此『斷言』乃自作者言之，贊成此說者今日未必甚多也。）以此之故，吾主張今

日作文作詩，宜採用俗語俗字。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（如『於鑠國會，邈晦時休』之類），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；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、漢、六朝文字，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、西遊文字也。

結 論

上述八事，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。遠在異國，既無讀書之暇晷，又不得就國中先生長者質疑問難，其所主張容有矯枉過正之處。然此八事皆文學上根本問題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。故草成此論，以為海內外留心此問題者作一草案。謂之獨議，猶云未定草也。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而正之。（選自民國六年一月新青年）

故國河山長聯佳句（十六）

中南海頤年堂

榴花照耀菡萏岸；竹影扶疏翡翠亭。

中南海頤年堂

九陌紅塵飛不到；十洲清氣晚來多。

中南海靜谷

芝徑繞而曲，雲林秀以重。

悟物思遙托；悅心非外緣。

中南海靜谷

月地雲階，別向華林開靜境；屏山鏡水，時從芳境探幽踪。

潭柘寺彌勒佛

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難容之事；開口便笑，笑世間可笑之人。

尺 五 莊

何處無明月清風，半郭半村裴綠野；此地有茂林修竹，宜詩宜畫謝青山。

宜畫謝青山。

鼓 樓

蠶食鯨吞，舉目不勝今昔感；鷹臨虎視，驚心莫作畫圖看。

文天祥祠

猶留正氣參天地；永剩丹心照古今。

貢院明遠樓

夜半文光射北斗；朝來爽氣挹西山。

袁崇煥廟

其身世系中夏存亡，千秋享廟，死重泰山，當時代蒙大難；

章 喜 元 輯

聞聲鼓思東遼將帥，一夫當關，隱若敵國，何處更得先生。

北平辛亥革命紀念園

此日園林簇錦綉；當年勇烈動山川。

北平榮寶齋

軟紅不到藤蘿外；嫩綠新添几案前。

北平古藤書屋

一庭芳草圍新綠，十畝藤花落古香。

宣武門外方壺齋

客傳渤海箕裘遠；春到方壺雨露新。

宣武門外永慶寺

石壓笋斜出；岩垂花倒開。